

吳子漁

從環球影城說開去



最近祖國大陸，在某地建了一個供遊客旅遊娛樂的主題公園叫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是模仿美國的環球電影公司拍片的戲棚子建起來的，該影城說實在話沒什麼看頭，去過一次的人就不會去第二次，我就納了悶了，像這種以電影公司拍戲的佈景做為主題公園建起來的供人觀光遊玩會不會吸引遊客，我們是不得而知的，也許這只是我的一家之見，以個人的好惡去衡量，是不足為信的。要是拋開經濟眼光不說，僅以照搬美國的一些破爛來神州大陸，是不是有點不適當。

記得不久前大連的日本城鬧得沸沸揚揚，最後只得提前關門大吉。

蘇州舉辦了和服秀，穿漢服的不准進入。在漢服的天下，不許穿漢服的進入。這些舉辦和服秀的人良心被狗吃了，他們忘記了小鬼子與中華民族的深仇大恨，這種人，人人得而誅之。就算有關當局批准，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以鬼子為主題的日本街，和服秀，連想也不該想。

談想主題公園，或是遊樂場，廣州就有一個叫做長隆的遊樂公園，我的親戚就帶他的幾個孫子去過一次，還想再去該遊樂場所我沒去過，以前電視上看過廣告，像這種不是以媚外為己任的公園是值得去的。

中國已經有二個迪士尼主題公園，以我這種凡事都帶著民族色彩的眼鏡的人，這二個迪士尼主題公園：一個在香港，一個在上海，以我的見解，上海就不需要這種公園。這種主題公園只是在散佈崇洋媚外的病毒。中國的崇洋媚外歪風，颯得已夠兇猛的了，多少人急把兒女送到英美等西方國家去留學，更以甚者，有的在董維時就往外送，這些家長爭做送兒女去做洋

鬼子。美國智囊團有不少中國人，他們為外國主子出謀獻策，所出的計謀比地道的白人智囊更要狠毒，他們忘了那是他們的君父之邦，為何對自己祖先的邦國懷有如此深仇大恨，這就是白人文化侵略的成果。

最近讀到一則微信，說著這麼一則日常小事。有一位大媽上了巴士不戴口罩，巴士上的人員和氣的勸她戴上口罩，她依不依。折騰了許久，最近巴士人員沒了轍，只得請公安幫忙，公安先禮後兵，最終把她帶去派出所，該大媽大咧咧地高喊：「我是美國人，我是美國人。」她以為她是美國人就了不起，充其量也是個二鬼子，到了美國還不是白人跟黑人欺侮的對象。

還有一段很久很人的發生的微不足道的芝麻綠豆的小事。

我乘飛機去國內忘了要去什麼地方，碰到一個又是中國大媽，口出不遜的自言自語的數道中國那樣不好，這樣不行。

我聽後很不是味道，也可以說是百味雜陳。

這些中國大媽看樣子都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當上了假洋鬼子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要是有一天她們在美國被白人或是黑人欺侮了，到時她們會不會想起生她養她的故國家鄉。這點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許她們的良心跟香港的甲由一樣早就被狗吃了呢！

中國歷史悠久，五千年文化就想不出一些有中華文明為主題的主題公園，就非得跟著鬼子們，不論是小日本鬼子功能表或是洋鬼子屁股跑，何必建什麼迪士尼公園、環球影城公園呢！這些以外國文化為主題的主題公園可以休矣。

別忘了我們是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龍的傳人。

二〇二一·十·二十

黃國鵬

歐某中的死，或許是最好的結局！



有點像許多影視劇那樣，當劇中主角「俠義柔情」的漢子「無意中」犯錯後，觀眾無不對其最終的命運堪憂。但導演往往「安排」了那位主角「義士」不幸悲壯身亡的結局，這樣的劇情安排，即不會「得罪」富有同情心的看官，也符合道德、法律的要求，觀眾不會有感到怒不可遏的觀感。

一起轟動全國並引發輿情的「歐某中殺人案」經過8天沸沸揚揚的論戰，終於在嫌犯「畏罪自殺」中劃上句號。

這個句號似乎正如此前一則通告預測的那樣精準，提供線索者獎勵2萬元，發現屍屍者卻獎勵5萬元，有人不得不佩服那則通告一語中的！

當然，5萬元的獎勵任何個人是拿不到的！

因為，歐某中的死屍不是群眾發現的，而是在執法部門圍捕之下，歐某中在山洞裡畏罪自殺。

據知情者透露，殺人嫌疑歐某中與被害人的「宅基地」面積爭議最小，只有區區的10平方米左右。

那麼，是什麼「血海深仇」促使殺人嫌疑歐某中提刀砍人呢？

據稱，受害者與嫌犯爭執的約10平方米地，也非佔為己有，只是強行修了一條道路。而且，受害者在阻攔嫌犯建房時，打傷了嫌犯的妻子。

經過協商，受害者要求歐某中拿出2000元作為「宅基地補償轉讓費」，歐某中為了達到順利建房的的目的，也只好認了。可是，歐某中的妻子卻不接受，堅持認為那10平方米宅基地就是自家的，不服這樣不公平的補償，覺得對方太欺負人了。

於是，就這樣拖了幾年，兩家從此結怨。

衝動是魔鬼啊！激發歐某中殺人的動機或許就是那個「圓規」颱風惹的禍。

那個無情的颱風將歐某中堅守幾年破舊的鐵皮屋頂上的一塊鐵皮掀開了，大風將

損壞的鐵皮刮到受害方的菜地裡，當歐某中去撿回鐵皮時，恰巧被受害者看見了。受害者說鐵皮壓壞了他家的菜，索賠2000元的損失。

舊恨新仇一塊湧上歐某中的腦海，嫌犯回到被颱風刮壞的鐵皮屋，提刀立馬直奔受害方家裡，悲劇發生了。

鄰里為二千元而結下怨恨，又為二千元而引發仇殺。

悲劇的癥結在哪裡？

中國是這樣定義「生存權」的：……不僅包含人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凌辱，還包括人們賴以生存的財產不遭掠奪……

由此可見，「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沒有生存權、發展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

有人站在法律的高度大喊，歐某中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爭取捍衛自己的權益。

確實如此，但歐某中並不是沒有嘗試過！

還有人站在更高的理論水平之上說：倘若歐某中一切如願，誰又願意搭上一條最終走向「畏罪自殺」的命呢？

唐代的柳宗元如果仕途順暢，沒有被貶到「永州之野」，又豈知「苛政猛於虎」？這個絕句又怎能流傳千古呢？

當然，法律有其角度和立場，法不容情！正如胡大主編所說的「無條件譴責」。

但生活在最底層的「捕蛇者」如果沒有柳宗元的發現，又有誰知道ta們的苦楚與無處伸冤的悲痛。

我們無意同情殺人者，也沒有讚美其行兇動機。但是，無不令人痛惜的是，結果卻是殺人者與被害方都被這場悲劇「葬送」了。

殺人者與被害者都已經死去了，死人再也不會說話了，一切喧囂都該過去了，《聖經》裡有一句話：塵歸塵，土歸土，及盡繁華，不過一掬細沙。

如何使悲劇不再重演，或許只有亡羊補牢。

逸峰

《玉蝴蝶·霸道猖狂》



四季氣溫輪換，寰球病害，霸道猖狂。
帝國行兇，常態信義淪亡。
騙民眾、自由迷路；欺世界、惡毒超常。
感知茫。外交狼狽，商貿頹唐。

囂張。貪婪至上，計謀蠻橫，自大無疆
四海孤行，特權荒誕爛心腸。
駕凌厲、借題虛幻；搶奪透、信口雌黃。

返步奉和

逸峰兄《玉蝴蝶·霸道猖狂》/老頑童

新紀霸權興崛，陰邪狠辣，面目森涼。
憑仗拳頭，開打然後商量。
亮魔爪、遠伸歐亞；聯倭寇、騰驚牽黃。
鬼肝腸。無端動武，肆虐回疆。

舛張。低能總統，縱容瘟疫，治理荒唐。
掉入冰淵，康痊復健路茫茫。
逆天行、終須遭報；殺業深、難正綱常。
道淪亡。上蒼不佑，雨暴風狂。

方華

攀纏的記憶



清晨，推開窗戶，一朵金黃的花朵躍入眼簾。原來，樓下不知誰栽的一棵南瓜秧兒，竟沿牆攀了上來。看著這朵黃艷的花兒，感覺一股清新的鄉情撲面而來。

在鄉下，南瓜是很隨性的一種植物，幾乎家家都會在地頭坡邊、籬旁牆下種上幾株。鬆了土，埋上上年留下的瓜種，施上一點肥，澆上一些水，就很少有人去打理它。頂多是在連日驕陽後，得閒給它兩瓢清水。

在我幼時，鄉下每戶人家都有個挨個的幾個仔兒，就像一根南瓜籐兒，結著一串青澀的小瓜。物貧匱乏的年代，誰也不把、也不能把自個的仔兒金貴地養著，真的像房前屋後栽種的南瓜兒呢。

也就在不經意的時光裡，那瓜秧兒就扯了籬，一路攀爬著開著花、結著鈕。那鈕兒越來越大，有時恍然驚覺，這瓜兒咋一夜間就長得這麼大了呢？如同我經年以後一次回鄉，那原先在一起光腿戲水的小夥伴兒，已一個個出落成壯實的大小伙、俊俏的大姑娘兒。

可也別輕視了這看不上眼的南瓜，在那溫飽都難解決的年代，也填飽了不少飢腸呢。南瓜粥是農家人碗中常見的美食，蒸南瓜也是當時孩子們手中的一道主食。家中若有巧婦，這不起眼的南瓜兒也能翻出新鮮的

花樣。

記得母親會將花托短、不結鈕的雄花兒採下，用當年榨出的菜籽油兒一煎，盛入盤中，是一道既好看又清香撲鼻的佳饈。

青青的南瓜籐兒，在母親的手裡也是一道美食。見母親一條條地撕去籐兒外面的皮，留下裡面青嫩的芯兒，剪成段，配上紅辣椒絲兒在鍋中一炒，是一道清爽可口的下飯菜兒。

有時家中來客，又一時不及採摘新鮮的蔬菜，母親會拎起牆角堆放的一隻南瓜，剖開，切成絲，在大火上炒。那脆甜的味道，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似乎裡面隱含著那個年代的味道，以及母愛的味道。

那時的鄉下，衛生狀況很差，小孩子的臉上都有蟲疤。城裡的孩子用寶塔糖（當時的一種驅蟲糖藥）驅蛔蟲，鄉下孩子驅蟲就是吃生南瓜。生南瓜難吃，母親會將南瓜搗爛，加上一點糖，這樣，我們就不會食之難以下嚥了。生南瓜驅蟲很靈，現在來看，還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環保綠色的新潮藥品呢。

「一條大青龍，爬上院牆頭，生下一窩蛋兒，個個大麻球呀。」看著眼前這攀上窗沿的南瓜籐，看著這朵黃燦燦的南瓜花，忽然記起兒時母親唱給我們的這首南瓜謠。歌聲裡，那鄉情的籐蔓從心口裡長出，盤盤繞繞纏纏綿綿；而母親的笑容就宛如籐上的那朵花儿，明媚而燦爛。

唐永泉

大美高肥山



在一個秋高氣爽，惠風和暢的日子裡，小黃帶我一起遊覽我的家鄉尚鄉科山村高肥山。

高肥山，從字面上看，應該如一位白白胖胖、濃眉大眼、身材高挑、風姿綽約的少女一般的一座大山。汽車到達山腳下，小黃說，山頂上臥著的小村莊就是他的家鄉了。我仰頭一望，山頂上有一些高樓、別墅、小院，點綴在繁花綠樹當中，潔白的牆壁在秋日高陽的照耀下，顯得那麼的閃亮，村莊與綠樹、與雲彩、與藍天融為一體，交相輝映，似乎縹緲的海市蜃樓，令人充滿想像與遐想，煞是美麗可愛。

汽車在蜿蜒的盤山公路上前進，因為彎度太大，人幾乎要被離心力甩出，我趕緊抓住扶手。眼睛向車窗外望出，兩邊是層層梯田，一丘一丘的，整整齊齊，一望無際。碧綠的茶樹，在秋風中搖曳，在秋陽下低語，散發著陣陣的「秋香」，沁人心脾，好像在訴說著豐收的喜悅，「秋茶香裡說豐年」。

高肥山是巍巍五閩山主峰向西南方向延伸的一支支脈上的一座山峰，有一個山頭叫獅頭坪，似一隻雄獅橫臥在山頂上，在眈眈守護著這個小村莊，保護著村民的安寧與祥和，「金眸玉目懸星，群獸聞知盡駭驚」，有雄獅鎮守的地方肯定是一個寶地。

高肥山，明、清時期屬金田鄉與二里，民國三十五年屬尚鄉科名保。原名叫高婆山，清光緒年間，科名的武狀元黃培松遊覽高肥山，從蓬萊鎮嶺內村坐轎子進入。黃培松經過嶺內時，村裡的雞犬安安靜靜，不敢隨意鳴吠，到了高肥山，村莊裡雞鳴狗吠，「雞犬相聞」，熱鬧非凡。

進入村莊，極目遠眺，左右山環水繞，重巒疊嶂。

左邊大尖山、小尖山，右邊接天山，左右山峰環伺，峰回路轉，山水連天，前方是蓬萊清水巖山，寨山橫臥，是一個有詩情畫意的山坡村莊。黃培松讚歎：「這是一個好地方！」遂把「高婆山」雅化，改名叫高肥山，一直沿用至今。

明朝年間，黃氏祖先來到小寨山下，看到這裡地形呈蜈蚣形狀，活靈活現，就在蜈蚣頭的穴位建「路後祖宇」。在此開荒種地，繁衍生息，代代相傳。這裡曾經出現「公孫父子秀」的輝煌，就是一家三代，公孫父子都中秀才，名聞遐邇。小寨山下有一塊巨石，巨石下有一座「聖炷公宮」，村民常來這裡朝聖，表達對麻三公公的崇敬之意。

水是人類生產活動和萬物生長的必備條件之一。高肥山是山坡地帶，水源缺乏。祖先來到這裡，首先先找水源。他們在五閩山的另一支脈崩溪山的半山腰建設一個火燒橋水庫，水庫下方挖鑿一條人工水圳，叫崩蓬水圳。崩蓬水圳沿著半山腰的地形，「峰迴路轉」「斗折蛇行」，多次經過懸崖峭壁。在舊社會，勞動工具非常簡陋，要在石壁上開鑿一條水渠，難度可想而知。他們用鋤頭、畚箕，肩挑手提，用松樹、竹子搭建手腳架，鑿石挖土，一小段一小段開鑿完成的，是安溪縣最早開鑿的人工引水渠之一。崩蓬水圳長達八華里，彙集山澗溪流，水量達0.5立方米，水質良好，清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崩蓬水圳灌溉著高肥山和嶺內400多畝田地，滋潤著無數的禾苗和莊稼，確保旱澇有收成。它是高肥山人的「母親河」，世世代代哺育著高肥山人，滋潤著高肥山的土地。

高肥山的農田都在村莊的下方，也就是在崩蓬水圳的下方，確保灌溉水源的充足。「喝水不忘挖井人」，高肥山人每年都要安排村民給崩蓬水圳整理岸壁，清除雜草，清理淤泥，確保水流暢通，水質良好。

這個習慣已經延續好幾百年了，成為一種好傳統。老黃說，以前，這裡的農業生產勞動很辛苦。清晨的時候，踏著晨曦的露水，種田的肥料全部要往山下挑；中午的時候，需要專門一個人送飯到田間地頭，就地吃飯，飯後繼續勞作；晚上日落前收工的時候，夕陽西下，農民的肚子已經餓的「呱呱」叫了，可是，收成的水稻或者地瓜等農產品都要往山上挑回家。真是出門要挑擔，入門也要挑擔啊。

這是一種非常艱辛的勞動付出。這種勞動雖然辛苦點，但是，挑著沉甸甸的稻穀到家，一屁股放在地上，也有一種勝利的喜悅和滿足感，心頭有萬般滋味，無法言喻，這是一個農民艱苦付出後的喜悅和滿足，是其他非農業勞動者無法體驗和感受得到的。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這裡的大部分人都走出大山，到城市裡尋找工作，到城市安家落戶。現在的人已經不再用手提扁挑了，家家戶戶汽車通到家門口。以前的土坯瓦房，都變成一座座鋼筋水泥的小洋樓，小別墅，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象，有三兩座土坯瓦房成為這個村莊歷史的見證。

老一輩高肥山人的勞動方式已經成為一種記憶，成為一種鄉愁，這是一種值得懷念的記憶，是一種值得念想的鄉愁。

但願這種鄉愁能世世代代傳承下去。